



釋史摭遺卷十六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方外列傳

洪儲

無可 嘯峯

無凡

咒林

醉和尚

錢道人

桑山人

陳仙

愿宗

石屋僧

九頑民拊

儲公爲國難以前之僧而獨能收拾殘山賸水之局賢矣夫諸祖傳燈未聞出身科目天若以

摭遺卷十六目錄

愚者開此一端如無凡則所謂十指間猶有血

腥者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咒林以賢公子而

能割弃兒女情於曲盤床上自摩其兩趺以報

君父之餘痛是非載來者安得敏決若斯之數

人者其爲忠也義也釋也道也則合而爲一者

也現此宰官身升諸獅子座天又於文人俠客

孝子公孫高士真僧之外而別覩一格以位置

之至若九頑民者迺九道人也於國事畧無關

係而皆骯髒自毀以成於道故合作一傳拊之

嗟乎卽此方外數輩譽之則仙也佛也毀之則  
妄也怪也然皆奇男子也而要不可盡可悲夫  
管東海生言伽藍顯卜皇覺緣以犀基度牒秘  
遺西山藉是返骨道衍稱佐命壽世雪菴爲護  
法沙門三王兩朝龍驤鳥逸皆具殺活大手豈  
非近世以來一絕奇公案哉則謂之以是始者  
而亦以是終也可

撫遺卷十六目錄

二

而亦以是終也可

我亦世以來一絕奇公案哉則謂之以是始者

遺西山藉是返骨道衍稱佐命壽世雪菴爲護

法沙門三王兩朝龍驤鳥逸皆具殺活大手豈

非近世以來一絕奇公案哉則謂之以是始者

而亦以是終也可

釋史披遺卷十六

列傳十六

南嶽和上退翁者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早歲出家師事三峯爲高弟後十坐道場而蘇之靈巖最久退翁父嘉兆志士也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咎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歿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尚復姓理氏先是中州李訥和寒石耻與賊同姓上書請改理氏嘉兆未知而適與合天下傳

爲二理洪儲雖出家然感其父之大節時時思所繼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皆相結納從者如市其才厚重不洩爲人排大難最多世不盡知也辛卯竟被連染諸義士爭救之久而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則曰吾苟自反無愧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也枋所居澗上草堂正當靈巖之麓生平少所可寧耐寒餓

不肯納人一絲一粟之餽顧獨於洪儲有深契自稱  
白衣弟子洪儲時其急而周之無不受嘗曰退翁是  
西竺國中所謂大人者也故儀部周之璵三吳之良  
也臨終脫然談笑逝洪儲蹙然沉吟曰是恐非故國  
遺臣所宜聞者瞿然嘉禾吳鉏有大志一見輒歎曰  
軍持中有此老吾輩寧不媿歟一日登堂說法忽發  
問曰今日山河大地又是一度否衆莫敢對居吳旣  
久明發之慕至老弗衰乃築報慈堂於堯峯祀其父  
同人私謚曰孝敏晚以南嶽之請主講福嚴寺吳人

惟恐失之復迎之歸壬子卒於靈巖年六十又九

據遺曰退翁著有靈巖樹泉集孝經箋說其在沙  
門凡四十年闔暢宗風篤好人物大類三峯海內  
皆能道之俟齋先生曰是非退翁心之精微但觀  
其每年三月十九日素服挾香北面揮涕二十八  
年如一日是何爲者全氏云易姓之交諸遺民多  
隱於浮屠其人不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翁本國  
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中之  
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

退翁嗣法弟子滿天下其最曰嘉魚熊開元故大學士也初依之說法爲執爨事退翁一見輒歎爲非常人後居華山名正志其次曰宣城沈麀生故監司壽嶽子也壽嶽歿國麀生深抱王哀之痛遂師事之後居姚江名大瓢再次曰歸安董說故諸生也經學極博高隱潯溪辛卯之難道場星楸說獨負書杖策入山開講爲時下所重後居堯峯名南潛

無可桐城人姓方氏自署其號曰浮山愚者自披緇

後故無常名初在天界爲無可旣入匡廬爲五老一居壽昌爲藥地或爲墨厯人訛嘖之又名之曰木立其最後稱爲愚者也父孔炤領袖清流世稱貞述先生無可少嘗避地南都與吳中楊廷樞陳子龍夏允彝輩相友諱時事方亟而在廷多恬嬉無與圖難迺憤甚日偕陳夏諸子畫灰聚米籌當世計崇禎庚辰成進士會父以楚撫被逮上書跪闕下泣請代囚帝爲動容尋擢翰林簡討闖賊陷京師父子俱見繫幽勒榜楚瀕于歿福王立馬士英當國與阮大鍼以門

戶舊隙培擊無虛日無可歎曰是尚可爲耶不亟去  
人將濁流投我矣遂禿衣槲髮賣葯五嶺間自給唐  
王召之未赴後永明王連以大學士召用未幾事敗  
復歎曰南苑盡矣舍西竺安歸及大兵入知其爲  
粵臣物色得之令曰易服則生否則死袍帽在左白  
刃在右惟自擇迺辭左而受右帥起爲之解縛謝之  
聽爲僧遂披緇去人皆欽其志加禮之旋詣天界事  
偃公足迹徧諸山已訪所知於荷葉嶺所知者遠出  
就其艸菴以居積三月寒鏘破竈手親水火嘗題一

筵爲居士鴻莊者見之詫曰此桐城方密之也捉臂  
大笑自是輒蹟綻露密之名以智自以相粵無成竟  
落染歷主壽昌青原諸講席而遂以僧終請天界  
撫遺曰密之於崇禎朝供事內廷一日帝御經筵  
回天顏不怡忽歎息至再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  
門近臣跪請其說帝曰今早經筵上展書官陳某  
其父以巡撫河南失機繫獄處決在卽矣而其子  
衣錦熏香展書朕前畧無戚容不孝如此其能忠  
乎近臣對曰展書官舊例皆然跪進上前防有不

潔氣故必衣飾鮮華熏香盈袖要令展書時芳馨  
襲御座耳帝曰知此例便當辭官不然辭差可也  
今新進士有方以智其父方孔炤亦以巡撫湖廣  
與陳某父同舉下獄朕聞以智懷有血疏日於朝  
門外候百官過敏頭嘯號求上達代父歿此亦人  
子也言已又歎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未幾孔  
炤釋而陳辟此甲午秋九月事甲申三月之變方  
氏父子皆陷於賊當時凡被刑辱一夾二夾不等  
者五十又五人好醜不齊而當之亦在辱中賊去  
南歸後南都立馬阮誣孔炤曾洩偽命入之六等  
舉中舉朝大譁乃已 右傳不列粵臣而列於方  
外者以當之雖事三朝畧無政蹟迨其後就白刃  
披緇衣嗣法佞公世竟以諱知識稱尚其晚節也  
故於南中熊魚山下特設一座魚山則以官以經  
濟重見諸前史故不得入方外  
無可同時有嘯峰者亦皖人嘗厯官都給事中與  
之並師佞公時稱爲皖江兩大師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華亭人釋名行誠世稱



其字曰無凡故太傅張肯堂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願大魁頌有勇幹譎料事以貧故且與肯堂爲同里遂服役時年尚未二十肯堂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及巡撫福建應元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功至都司僉書然尙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公孫茂滋同歸松江而南都亾考功夏允彝倡義時吳淞總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尙書沈猶龍給事陳子龍中書李待問皆松之望也應元遽以便宜盡

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賊之曰此大事子何匆匆爲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公相納以袍笏列拜之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爲而應元名遂大震未幾師敗仍護公孫以浮海入閩唐王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官都督同知福州時軍政歸鄭氏肯堂雖位太宰不得有所展布王議親征以肯堂任水師率麾下從馮牙將發而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芝龍降唐王出走肯堂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

魯王方失浙東叩關求援斌卿不納肯堂力爭不應  
應元曰斌卿意叵測請使灰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  
國居之肯堂曰危道也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  
都督亦踴躍欲赴肯堂曰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  
離汝嘗撫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  
寄其在君乎他日幸無忘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  
呼之則已空閣不知所遣肯堂大驚如失手足次日  
有補陀僧入城曰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間佩劍猶帶  
血痕忽膜拜不可止亟求雍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

人其儕輩聞之亟歸告肯堂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  
而以書來謝曰公完髮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  
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是遂爲僧於補陀號無凡  
居茶山築寶稱菴辛卯舟山破肯堂以二十七人歿  
之獨命茂滋出亡無凡遽入城則已失茂滋所在乃  
詣轅門求葬故主諸帥欲斬之提督金礪故好佛憐  
其僧以好語解之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  
不畏死耶無凡曰僧固帶頭來願葬故主而死雖死  
不恨金曰吾今許汝葬之畢來此曰諾乃歸殮太傅

并諸骨爲一大冢瘞之徑詣轅門請囚諸帥咸驚異  
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旣不得自由必遣人四出  
訶茂滋聞其羈鄴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入帥府者  
爲金礪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金喜延與語相得  
甚驩則乘間爲言茂滋忠臣裔可矜且孺子無足慮  
巧造一眎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求出之不得以合  
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亦不得會鄴義士陸  
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  
爲之力請竟得放歸華亭後數年茂滋以病卒無凡  
遂終其身守張太傅墓下老歿於補陀云

撫遺曰讀應元之言曰公以完髮報國吾以薙髮  
報公直使百世而下令人起敬不已卽領袖東林  
之錢侍郎得無媿見九原邪本傳初宜從其俗姓  
入舟山殉節下然其苦節正在入補陀後也故列  
諸方外以彰其報主之誠

兕林明大師故右僉都御史巡撫蘇松諡忠敏山陰  
祁彪佳子也世所稱祁六公子者是不以祁氏子傳  
而以大師傳而竟入諸方外者憫其志且以悲其爲

忠臣後也本名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其兄曰理孫  
字奕慶以大功兄弟次其行故噓之曰祁氏五六兩  
公子班孫受生時母氏商嘗夢一老衲入其室生有  
美姿自如瓠而雙足重趺日堪行數百里無勅及時  
時憲結跣趺坐彪佳盡節未二旬東江兵起其羣從  
之長曰鴻孫者嘗與彪佳同學戴山門下遂將兵江  
上冀有以申從父志於是理孫班孫二子罄家餉之  
與黃氏世忠營勒及事去鴻孫奔處二子迺別求爲  
計班孫娶朱氏爲故少師總制滇黔諡忠定燮元女  
孫其頰翁兆宣官都督後府都事戒之曰勿更從事  
焦原矣弗聽祁氏自夷度先生下以淡生堂藏書甲  
於江澗間其諸子尤豪熹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  
望以爲膏梁之極選不脛而集洎二子兄弟自任以  
故國之喬木雖屠沽販豎有一技長亦兼收並蓄家  
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則  
複壁大隧莫能詰時有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  
思得一當二子與之誓天稱莫逆耕之談兵有奇癖  
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之許而二子獨以

忠義故曲奉之每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谿娃以薦之又發故藏壬遁劍術之編以示之又遍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圻之壬寅或有告變於澗之幕府刊章四道捕魏耕首者曰苔上耕婦家梅墅耕歿友多所嘯聚官兵亟發果得耕遂併縛二子兄弟去兄弟爭承其獄祁氏之客謀曰二子并命事不更慘乃納賂而宥其兄以班孫遣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歿祁氏之衰破自茲始君子曰是固忠敏之子也當是時禁網尙疏寧古槍將軍得賂則弛約束丁巳班孫脫身歸已而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至毗陵馬鞍山寺遂以咒林明大師禰時薦紳士大夫皆相傳曰是何浮屠氏但熹議論古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而咒林之名日益著嘗於曲籬座上摩其足喟然發歎曰使我因此間者汝耳癸丑冬子月旬又一日忽沐浴竟曳杖繞堂忝曰我將西歸也入暮跣趺坐垂眉久之既復張目周眎又久而後逝發其篋有所著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遺教欲歸

耐人始知爲山陰祁氏子之自關外來者遂如其教以歸葬

據遺曰兕林以貴介公子竟脫焉爲僧時其母伯商夫人猶在堂室人朱氏正盛年也門無次丁論者頗以其於骨月間失之太忍終欠一着吁兕林當日自豈不知所謂忍也哉顧實謂之不得已也惟其生性好竒當東歸時留一妾於寧古墪及披緇亦累作東游東人或與之談禪受其法稱弟子嘗語人曰寧古墪蕨茹足稱天下第一以吾妾所

居籬不出者又爲寧古墪弟一令人思之不實其風流餘韵如此謝山全氏曰自公子兄弟歿淡生堂書雲崩星椹矣是豈特梅壑一門之衰抑亦江東文獻之大厄運邪

醉和尚無名以其逃名醉鄉遂以醉名其未爲僧時姓周氏名元懋字柱礎一字德林寧波文穆公應賓從子也以應賓蔭累官南京右軍都事屯部郎中權稅揚關奉使蜀中歸知貴州調思南丁內艱未赴而國難作生而跌宕自喜本思以文辭置身館閣及受

門資之寵非其好也東江建國服未闕錢肅樂屢招  
之辭不出而破家輸餉弗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  
上告失守乃慟哭自沉於水救之甦卽削髮入灌頂  
山中性故蕭飲至是日益飲無度又不喜獨酌初呼  
山僧不問能否強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遂避  
匿則呼樵者強斟之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無與共  
則斟其侍者侍者醉而仆乃呼月月落乃呼雲灌頂  
去所居且百里酒不時至又以深山覓酒伴不易始  
返其城西枝隱軒每晨起卽呼子弟飲子弟去則更  
覓他人他人或出則攜酒極之於其所違不遇則執  
塗之人而飲於是浮石十里中望見顏色皆不敢近  
無已始獨酌已而積飲成病凡勸止者輒叱之去或  
以無子請少間則張目不啻有長者規之曰郎君不  
思養身待時耶乃瞿然不飲出三日則縱飲如初然  
雖以酒困凡江湖俠客之有事投止者雖甚醉蹷然  
起接無失詞傾其所有以輸之因是家盡喪旋得嘔  
血疾不止卒年四十妻氏俞亦自毀繼之歟

據遺曰全氏引梨洲之言云是不甘爲異姓之臣

乃甘爲異姓之子者也全氏曰吾鄉浮石周氏披  
緇者三通城以佯狂歿所謂顛和尚者也思南以  
沉湎歿所謂醉和尚者也順德以苦身持力不入  
城市歿所謂野和尚者也是三公者眞所謂有託  
以逃者邪其在和尚中當爲唐子然而不媿孤臣  
矣其志節之奇尤莫若醉和尚

錢道人者不知何許人貌清而癯舉止矯異語無倫  
次人因以瘋子呼之自言明進士不能歿又相之女  
爲其所作好事者攷之疑卽嘉禾錢氏之名槓者也

康熙初渡江而西渡船至中流索渡錢道人張空拳  
瞪兩目曰咄咄舟子窘辱之突起躍入江時雨雪祈  
寒篙師賊救而江流迅急已無及及抵岸則道人故  
在江澁破衲間懸冰鐸如纓絡作琳琅聲向舟子拍  
手大笑曳冰而赴至西陵跌坐道旁或憐之且謂其  
凍將斃也環眎之道人少閉目有頃破衲中熱氣如  
蒸衲儻乾蹒跚入蕭山城西跌坐鳳堰橋上坐處雪  
不沾近市中競傳渡江事咸疑爲神選事者謂試之  
必更有異乃閉諸空舍中戒勿與食并絕水飲至十



許日闕之固無恙因餉熟粥一甌甫受粥已汨汨入  
喉守者曰粥滿釜方沸能啜我不吝道人卽以兩手  
捧釜須臾啜之盡唇舌畧無恙人更異之復與飢飢  
數百枚又立盡再益之以湯餅至無算食兼十人而  
未覺其飽一老儒汎云此人自詡曾登甲科當招之  
講四子書道人聞之踵門而告曰翁欲吾講養氣章  
邪子與氏尙云難言也吾何敢置喙老儒大驚遽下  
拜蓋擬以此書窮其底蘊實未出諸口而忽爲道破  
也時有人以母抱沉疴求判吉凶曰君貧而孝當令  
無恙且小有所贈腰間出葫蘆一傾藥如米黍曰半  
可服半可投以鉛鎔之給終歲糧其人如法母果愈  
投鉛果得白金於是人盡神之嗚爲仙或攜其邀遊  
馬鞍山適僧出衆欲炙餅無所乞火道人迺坦腹臥  
地以餅數十百層餈腹上逾時熱氣蒸出餅已熟且  
馥馥作蘭蕙香與之遊者日叢至有敏必禽多中隱  
已而厭之辭去瀕行謂門下曰蕭山百年後當產地  
仙諸君雖雅慕輕舉無益也又誡之曰煉汞采補蠱  
人入髓無知者墮此惡道惜哉選事者棄家尾之中

塗回顧曰咄子母妻子女倚閭望胡忽然行行至數  
百里絕無他詞從者心動返而道人竟飄然長遑不  
知所之

桑山人姓許氏名澄汴人也少舉茂才崇禎中嘗獻  
勦賊三策于督師楊嗣昌不用鬱鬱歸甲申後至淮  
上會劉澤清延攬東南游士入其幕旣而與澤清語  
不合拂衣去鄉之人有怨者發其隱事於我帥之鎮  
汴者迺走匿桑下因自姓桑號桑山人日與嵩陽曹  
道士游夜坐忽耳鳴絲竹徐發若有物拔其頂聳身

丈餘骨節皆通自是竟得道嘗賣藥嵩山廟市以水  
酌嗜者能言洗盲者能覩許州童子或爲狐所苦邀  
過其家哮狐出狐遯追斬之空中啾啾有聲毛落盈  
把人遂以爲神已復還汴怨家見之曰此許某也雖  
服道士服而能逃我縛乎率十數人掩捕之山人迺  
大笑獨身指揮盡縛諸捕者揖怨家者謝曰天壤甚  
寬人心自窄爾必吾殺吾必爾報怨之不解傷吾道  
矣吾姑去遂身游衡陽不復返

陳仙者本名王賓字天倪定海諸生少負異稟詩文

書畫無不入妙性高伉不肯一豪挫於人甲申之變號眺於野當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化而海氛錯出以故定海多羣不逞風波所震猿鶴皆驚遂遯跡中快快不自得忽一道士過之曰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折也吾授子藥盃則用初不以爲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姑試之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泠泠然輕舉矣又念當此身世良不如長遑但罔知何所向注念須臾驀覩洞天瑤草非復人間世道士緩步出握手笑

曰此羅浮也當與君居此顧其家中忽失王賓所在則相與求之山顛水澁而消息屏絕僉謂其已歿一日降於其里人之庭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曰吾不欲以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自遂告以道士顛末於是其家始大驚時計其年猶未踰三十也當在家日所作詩畫或有藏之者動見靈異因其呼爲仙謂之陳仙人墨跡云

掖遺曰當時尊艾耆宿身豫廟社以所圖不遂因而振衣千仞固其宜也若陳仙者則一祭酒弟子

耳且年最少於故國故君有何所涉迺必欲保此髮以遜於黃冠全氏云是爲柴桑之變局則又一奇也

先時維揚僧惠宗者譚甌福奇中興平伯高傑折節皈依方金聲桓圍練兩淮時惠宗說其好爲之二十年後爲江右主一若有先知焉史督輔一日與傑及監軍陸遜之四人同坐傑詢曰弟子他日得免於旣否僧曰居士起家擾攘今歸朝爲大將爲通侯皆不足爲居士重惟從史居士一志并力

任世盡誠沒世留名可謂得所歸矣儒家爲之聖人我法爲之菩薩徒問老僧無爲也傑乃歛容頌首督輔亦禰諱

大兵下江南邳州有石屋僧者見里中國子生王台輔大集親朋哭祭先帝而後就縊僧適過之手持一麻鞭指之曰此亦常事也惡用是矜張爲後數月有人渡河來者曰石屋寺一僧以雉經歿有麻鞭在其側僧名不可知以其歿石屋而遂名之曰石屋僧

國變後有變服道士服縱其嬉笑怒罵以舒其沉鬱之氣而自全者得九人惟於國事無系故世或以道人嘽而披遺合名之以頑民也當獻賊亂蜀時成都市上之最著者曰狗皮道人銅袍道者又曰鍊道士鍊娘子活死人者又先後之楸見者曰古月心月兩道人曰鬼道士朱衣道人者是皆軼迹詭異而隱以殷民自痛者也乃作九頑民傳狗皮道人者黃冠朱履身被狗皮口作狗吠乞食成都成都之狗同聲相應羣然來從幾成狗國市人患急與之粟與之鈔迺盡然作虎嘯狗類皆辟易而道人亦勿見俄而獻賊至狗皮突出馬前作狗聲賊怒逐之弗及呼其下加鞭逐之亦弗及賊益怒躍馬獨出射之矢及其腦激而還貫賊騎蹶蹶賊以為神比賊僭號元旦受朝賀忽狗皮者列班行中作狗吠如故賊怒且恨命縛之頃刻庭陛間狗聲數千合城俱應喧震天地賊大呼殺殺衆若不聞蓋爲吠聲亂也賊乃驚退退而狗儵絕聲道人亦杳銅袍道者張閑諱也聯銅片周其身

行則丁當有聲於狗皮後見於川川之人遂以銅袍名而或又呼爲張丁當嘗與滇中鍊道士飲市中旣醉則譟嘯烏烏大慟去鍊道士殘明諸生初不詳其姓氏以避亂出游及永明入緬并棄其家學道已而辟穀不火食性惟熹酒更熹鍊見必膜拜首覆一折腳鑑爲冠人與之酒少卽張口下多則脫鑑受且行且曠譟且哭若嬪人與之則睜目曰男女也可授受乎麾之弗顧所至間向人丐鐵一片自肩臂胛背至腰以下悉懸之小大如鱗故與銅袍遇輒擊掌狂笑於是鏃鏃錚錚金鍊皆鳴而闐然入市方成都市上之乞食者又一女子自稱鐵娘子腰纏鐵索麤如牛重不可知自西之東疾走大呼曰鐵娘子失去鐵牛一頭報信者予錢十萬貫呼數日賊以爲妖帥于騎射之矢若飛蝗卒無一中賊乃大怖歸而病未幾天兵下卽中創歿鐵娘子者後從狗皮道人竟仙去活歿人者本蜀中素封子姓江氏名本實國公後亟散家財棄妻孥入終南山得煉形術因自號

活死人焉尋結廬妙高峯頂十年丹成弟子甚衆  
獨陳留王者得其旨能於水面立峭壁行駕雲遶  
來一日縛虎爲騎活死人怒責之曰所貴乎道者  
靜無爲也有爲則駭世豈妙道哉陳留王乃面壁  
三年曰斯可矣遂授以道旣而曰道有傳人吾將  
蛻已趣掘土穴勵容身入居之命封土毋許通隙  
旣埋羣弟子朝夕拜呼之輒應三年後始寂乃立  
石表之曰活死人之墓

酉戌後有上官常明者南昌人嘗爲武弁居天津

衛天妃宮爲道士年六十餘有道行閩中敗忽命  
其徒購一缸舁之庭遽入試之南面坐曰正好不  
須擇日眩世去了罷卽瞑目逝缸貯於室三年其  
徒素無賴好飲博謀出其尸以缸易酒夜啓之柩  
然也大驚已徧體生瘡不能動有客自吳門還與  
道人有舊遇之淮陰市問何日離天津云三月三  
客乃畱之飯臨別授一方乞付其徒治其瘡客歸  
詣之始知道人先三年以啓缸之夕正上巳也上  
官同里周德風字思永博學工詩曾列仕版南都

亾棄官入道自號占月遊廣陵摺紳間多師事之  
豫告歿期以坐化年七十又六後有所知從武當  
來遇諸塗云將入終南去且坳書於徒同時有心  
月道人譚守誠鄱縣人兒時見一緝髮道者入其  
舍曰此子骨氣非凡近他日可肩吾道也家人怪  
之道者遽勿見明亾譚竟以黃冠棄家遍遊名山  
一日遇王真人崑揚偕進武當修真三十年授龍  
門心印且曰爾得吾道以度人爲第一義以故遊  
行天下專事拔人雖盜魁亦能誘之革心歸善止  
吾將歸乃端坐說偈而逝

江寧城西虎踞山之隱仙庵旣而語弟子曰某日  
宿州鬼道士姓章失其名以其能役鬼故以鬼爲  
號若曰國變時鬼或有勝人處鬼名桺青隨道士  
所至常住徐州大雪中麻衣躑躅汗津津如六月  
狀明春徐之人挈榼登山道士乞飲或曰一壺酒  
羣飲且不足安得餘瀝道士拊掌拾一石子如豆  
呵之成白金付主人奴代沽盡醉數十客而壺未  
竭於是有御史者竒之與之游多竒迹一日忽請



貸金十笏御史者有難色鬼道士曰戲耳吾自有  
吾金噉柳青來遙指榻上則黃白粲粲列細審之  
皆御史囊中物大疑道士復噉柳青去則物已空  
明日御史者竟暴卒南中叵道士禱於鬼沉於桃  
源之淵後數年徐之人遑山左過泰山酒樓聞有  
歌大江東者覘之則依然一鬼道士朱衣道人不  
知何許人自言爲明諸生國亾棄家入道能作九  
州外夷語冠玉冠服朱服嘗自三吳走蘇門七日  
遑返寄人家書有騷嘗戲作紙鳶數十丈坐二童

撫遺卷十六

三

子於鳶背且給以金鼓鼓之乘風吹去高入雲霄  
人聞其聲疑是天樂或有知之者曰此朱衣者爲  
明室支孫蓋隱其所姓而告人曰明諸生

煇據遺補曰狗皮銅鑊活灰人行蹤詭異仙也恠  
也吾無以名上官而下三人去來自若也故不  
設恠而道卽在是彼以鬼爲役者明示一不爲  
人役之志若朱衣者豈果改玉藏形而深抱所  
隱者邪是固十亂也而吾迺以九頑禰亦曰有

嬾人焉爾

案晉泉唐老在馮山公書九道人事與陳定九  
傳差有異然事於國亾後見則徵且信也今吾  
於九頑民傳則又與老狂之所云云未同而合  
者也

釋史摭遺卷十六終

摭遺卷十六

重



釋史摭遺卷十六終  
案晉泉唐老在馮山公書九道人事與陳定九  
傳差有異然事於國亾後見則徵且信也今吾  
於九頑民傳則又與老狂之所云云未同而合  
者也

繹史披遺卷十七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逆臣列傳

左良玉

金聲桓

王得仁

左寧南跋扈早著甲申後則衰病侵尋矣稱兵  
內嚮實爲黃澍慙慙以成遂不能逃一逆字根  
王云看佗本上原不曾反論者目爲疑案直是  
千秋遺恨耳至金聲桓則翻覆無成惟以嗜殺  
立威生民塗炭溫氏謂其始終一賊列於逆臣  
良不誣也甬上全氏言金玉斷非成事之人然  
使當時贛州無梗則李成棟之兵下庾關直抵  
江上外援未絕雖終非官軍敵而圍城亦未易  
遽下且尚有退步也乃天特假高進庫以厄之  
以是知大命之有歸也夫

繹史披遺卷十七

列傳十七

左良玉字崑山遼東人以軍校歷職至都司崇禎元年寧遠兵變巡撫歿坐削職寤甚已忝昌平投總督侯恂麾下大凌河圍急恂與總兵尤世威議所遣世威言非良玉不可良玉願爲忝卒當夜世威違諭意詰旦恂大集軍士乃拜爲副將酌酒三令箭一並以金三千送之行曰三卮酒以三軍屬也令箭如吾所親行者爾諸將免聽左將軍令卽拜疏入朝良玉遂連戰松山杏山下錄功第一身經百戰績最多歲餘擢至總兵官以故感恂恩次骨獻賊躡江北良玉遣來堵勦至輒報捷漸自恣十年應天巡撫張國維入山搜賊三檄調赴不應總理熊文燦至安慶令以其軍聽節制良玉心輕之不爲用明年賊假官軍旗號襲南陽屯南關良玉適至疑而急召之獻賊逸追及發兩矢中賊肩復揮刀以擊流血被面乃爲其黨救之去逃入穀城未幾請降良玉知爲僞請擊之文燦不許十三年楊嗣昌出督師奏其有大將才拜平賊

將軍尋加太子少保寢驕日甚遂不受約束獻賊自  
馬瑙山之敗妻妾俱被禽竄入興歸界良玉乘勝力  
追降其黨過天星爲部將賊旣窮遣使操重寶啗之  
曰公所部殺掠多而閣部猜且專獻忠誠公亦不久  
矣良玉心動縱之去監軍萬元吉審其跋扈勸嗣昌  
制之不聽已而賊入蜀之巴州召合兵遣擊九檄不  
至賊竟席捲出川陷襄陽襄王被執嗣昌不食欵詔  
落職戴罪自贖卽從南陽進兵大破之降其衆數萬  
獻賊中股負重傷宵遁而闖賊適至困良玉於偃城

幾陷得陝西總督汪喬年兵救之帝時肅清軍政專  
倚良玉辨賊十五年三月闖賊圍開封急時侯恂繫  
於獄命釋之起爲督師發帑金十五萬犒良玉營激  
勸之會師朱仙鎮官軍營北賊營西賊勢猖獗良玉  
一夕拔營走羣帥望見皆潰賊於要道先掘塹而從  
後大呼掩擊良玉兵大亂下馬渡溝僵仆溪塹中趾  
其顛而過賊更蹂之遂大敗棄馬騾萬匹器械輜重  
無算走襄陽遷延不進尋開封以河決亾帝怒罷恂  
官而罪不能及良玉也良玉壁樊城大造戰艦驅襄

陽一郡人以實軍有衆二十萬時已多病不能與鬪  
賊角賊復以衆十萬至爭渡勢不可遏迺引舟夜遁  
抵武昌從楚王乞二十萬人餉曰我爲王保境王不  
應乃縱兵大掠火光照江中宗室士民奔山谷中半  
爲土寇所戕驛道傳王揚基奪門出良玉兵劫其貲  
并及其子女自十二月二十四日抵武昌至十六年  
正月中始去居人慶更生蘄州守將王允成順流爲  
亂破建德掠池陽下蕪湖泊舟三山荻港間聲將載  
兵漕艘鹽船盡被劫奪南京文武陳師江上爲防禦

商旅不行士民一夕數徙都御史李邦華奉召出湖  
口亟草疏以聞良玉招允成以危詞懾之稍歛令安  
慶巡撫發九江庫銀十五萬補已營六月糧邦華陛  
見帝論良玉潰兵狀乃請歸罪允成詔誅之而獎良  
玉能定變良玉畱允成於軍中竟不誅軍留安慶十  
數旬始溯九江上獻賊破湖廣沉楚王于江坐眎不  
救秋八月入武昌自立軍府總督侯恂已解任兵部  
侍郎呂大器來代恂中道逮下獄良玉知以己故心  
鞅鞅遂與大器齟齬江右諸路告急率不爲援甲申

正月封寧南伯其子夢庚挂平賊將軍印功成世守  
武昌命給事中左懋第便道督戰良玉條具進兵月  
日以聞未報京師陷福王立晉爵爲侯蔭一子錦衣  
衛正千戶與黃得功等列諸鎮專以上流事委諸尋  
加太子太傅時闖賊敗於關門得趁其隙稍復楚西  
境之荊州德安承天而湖廣巡撫何騰蛟及總督袁  
繼咸居江西皆與之讐南都因倚爲屏蔽良玉長身  
赭面驍勇能開左右弓箭不虛射目不知書而多機  
智親軍愛將得衆心歡以是戰輒著功兵數十萬號

百萬前五營爲親軍後五營爲降軍每春秋肄兵武  
昌諸山一山幟一色山谷爲滿軍令以兩人夾一馬  
馳曰過對馬足動地殷如雷聲聞數里諸鎮兵高傑  
最疆而遠不及于左比朱仙鎮之敗精銳畧盡後歸  
者多烏合自以老且病已無意中原故軍容雖盛法  
令不復相懾馬士英當國與阮大鍼慮東林倚爲難  
謾辭修好陰忌之以良玉由侯恂起恂故東林也會  
監軍御史黃澍入朝挾良玉勢面觸士英奸士英恨  
甚使人糾其賊擬旨逮治澍返緹騎至良玉留弗遣

澍乃陰諷將士譁欲下南京索餉以救澍澍復日以  
清君側爲請亾何有北來太子事良玉疏救言東宮  
之來吳三桂實有明驗諸臣逢君不顧大體何至一  
家骨肉眎若仇讐澍遂藉此激衆以報己怨召三十  
六營與之盟良玉意始決具疏傳檄聲明士英七大  
學討之疏云竊見逆賊馬士英出自苗種性本凶頑  
臣身在行間無日不聞其孽狀無人不恨其奸邪先  
帝皇太子至京道路洶傳陛下屢發矜慈士英以眞  
爲假必欲置之於死而爲快臣前兩疏望陛下從容

審處猶冀士英夜氣稍存亦當剔腸悔過以存先帝  
一綫不意奸謀日甚一日臣自此不與奸賊共天日  
矣臣已提師在途將士裂目指髮人人思食其月臣  
恐百萬之衆發而難收震驚宮闕且聲其孽狀正告  
陛下仰祈剛斷與天下共棄之下列翻逆案修要典  
鬻官爵進私黨兩子梟獍各操重兵司馬昭將復見  
今日私蓄歌女希圖選御亂及中官又睚眦報怨生  
平不快意人一網打盡九重秘密而言動周知募死  
士說名禁旅以觀陛下動靜輒謂廢立由我凡此孽



不容于死者有七疏計千餘言未云此非臣之言諸將士之言也非獨臣標將士之言天下忠臣義士愚夫愚頰之公言也伏乞陛下立將賊臣士英等肆諸市朝傳首四方用抒公憤臣等束兵計刻以待不禁大聲疾呼激切以聞其檄有云本爲報仇而立君迺事事與先帝爲仇初因民願而立王迺事事拂生民之願除誥命贈廕之餘無朝政自私怨舊仇而外無事功又云朝中奸黨盡去則諸賊不討自平儻左右兇惡未除則河北雖平無用檄發良玉遂舉兵邀巡

撫何騰蛟偕行騰蛟赴水免自漢口達蘄州二百里舳艫相接至九江邀總督袁繼咸入舟袖出一牋云奉皇太子密敕集諸將盟繼咸正詞拒之且約不破城駐軍待命而督部裨將郝效忠與左兵通私約入城縱火殘劫良玉病已劇望城中火光大哭曰吾負臨侯矣臨侯繼咸字是夜嘔血數升歿時乙酉四月初也其子夢庚秘不發喪諸將推爲畱後連陷郡縣順流東下抵采石朝命黃得功渡江防勦我

大清兵已下泗州逼儀徵夢庚爲得功所敗遂偕黃

澍以衆降

據遺曰寧南恃功寔驕祇以心輕熊文燦楊嗣昌  
一流人耳夙管深得將士驩無黃澍則必無索饒  
事兵不索饒則烏得入其內犯臯是可保修名於  
不墜也觀其吾負臨侯一語其初衷可鑑矣百世  
而下史氏率書其反反則澍成之也澍惟有觸軒  
一事爲時論所許旣降後又以不薙髮賺歛金先  
生正希受職後又垂涎金穴致沿海生靈於重遭  
夷僂吁名教中迺有此人邪君子曰損者三友寧  
南之身敗名裂而遺恨千秋者惟澍一人足成諸  
甚矣交之不可不慎也

撫遺卷十七

七

金聲桓字虎臣遼東衛人遼東平家口被俘身獨脫  
走入關初投左良玉軍良玉以同里故任之積功至  
都督同知充總兵官甲申淮揚巡撫路振飛調將分  
道防河聲桓與之團練兩淮間得衆數萬以助大學  
士史可法督師出請之從征已駐防揚州隸良玉後  
軍乙酉五月我

大清兵下九江左夢庚以所部三十六營降諸將相

率北去聲桓不欲從請規取江省以自効與闖部降將王體忠合兵屯潯陽六月傳檄南昌巡撫曠昭首先遁士民款迎南康九江望風下建昌知府王域與布政使夏萬亨湖東巡道王養正等輔益藩起兵拒城守俄有宗人保寧王者與體忠私及戰以火箭射援軍軍潰城遂破萬亨等被執不屈俱歿之已攻袁州萬安守令亦俱歿八月聲桓矯殺體忠以其中軍副將王得仁代之得仁驍勇諳戰軍中呼爲王禿毛時臨汝鄉官吏部主事曾亨應傾家募兵嬰城拒守

得仁乃夜率百騎馳至執殺之撫州饒州吉安廣信相繼破明年江左悉平惟贛州未下聲桓自以爲不世功旦夕望得侯及疏還僅授副總兵而得仁不列銜二人氣索然復以所置將吏多爲撫按裁易之巡撫章于天遇之倨且勒賄無厭心益鞅鞅丁亥秋有公燕席地寘糴瑜文吏皆上坐而聲桓得仁坐於外得仁有忿色于天顧之笑曰王把總欲反邪二人恥且恨得仁所居爲宜春王第常於後堂張樂自着明衣冠令優人演郭子儀韓世忠故事至是巡按董學

成至人有訐之者學成揚言將奏聞乃陰遣人求重  
賂兼乞其侍兒得仁恐卽以侍兒予之居家狀更泄  
撫按并力持之株求累億得仁怒裂眦堅勸聲桓邀  
舉事聲桓以妻子俘畱都下猶豫未決尋幕中客詭  
言唐王未歿實在五子寨命客遣探之客卽假以敕  
命封聲桓鎮江公得仁維新侯金王大喜過望戊子  
正月江撫章于天忽率騎之瑞州捕掠富室客曰此  
非爲刮金去前有北騎數千莫知所向殆與贛撫會  
議而後發將不利於公等邪適聲桓妻子已自都還

因集諸將士密議書約山東河南尅日並舉得仁出  
建昌合揭楊諸部或說之曰聲桓疑而詐脫有中變  
而公顧居外也不若坐據省門仗鉞投袂爲必不可  
過之勢以脅之彼必不敢不從但貴神邀耳於是得  
仁立傳令部勒全營杜七門圍守巡按官廨時正月  
二十六日夜漏下已三十刻翌晨七門不啓得仁擐  
甲出縛學成至桓聲自狀云奉詔爲此聲桓唯唯未  
及禽得仁卽起而割其辮以令箭傳示諸營悉去辮  
出諭安民僞稱隆武四年凡軍民之戴纓帽者輒射

殺之一時城中棄積如山卽日絞殺董學成及副使  
成大業禽章于天於江中首迎太保姜曰廣入省爲  
盟王金之族人皆得爲都督其幕客黃人龍爲總制  
王妻弟黃天雷爲兵部侍郎各開幕府門趨如市初  
聲桓誅體忠後事輒與得仁謀頗相得及是各自爲  
功始有隙所賓吏率分東西府二月朔得仁率衆取  
九江客胡澹進言宜乘破竹勢直趨建業下流粹無  
備必易舉建業舉而充豫響應更引兵而北中原可  
傳檄定也提聞聲桓輒召得仁還得仁以澹謀告衆  
皆主之人龍不可曰贛州居上游文武重臣俱在宜  
先取之不然且擬我後姜曰廣亦言營寧庶人起兵  
不破贛而卒貽後患金王乃決志取贛提兵偕行以  
宋奎先守南昌時粵中永明王立頒詔至卽奉檄永  
厯四年聲桓遺書廣東總督李成棟共圖恢復成棟  
遂叛我

大清而表迎永明王駐肇慶王因實封聲桓昌國公  
得仁新喻侯比時兵圍贛州城固不可拔師且老省  
丙久虛夏四月 大兵入河口逾日破九江下南康

旋以千騎逼石頭鎮猶不爲意已見紅纓白帽始色  
駭明日鏃騎滿西山矣 大兵進次南昌圍其城令  
別將東破饒州西自潯江入麥源青嵐諸路日昃故  
未下營血刃已數百里聲桓兄成勛及部將楚國佐  
得仁部將貢鰲等將叛降宋奎炎偵知盡殺之奎炎  
多機智能肆應 大兵攻得勝門急城數壞迺壘石  
囊土悉力禦之旋出神鎗火箭焚毀攻具兵少却報  
至贛金王大愆亟撤圍返贛師尾之擊傷過半聲桓  
兵先至其前鋒劉一鵬與 大兵戰小勝獲巨砲三  
得仁聞捷氣揚甚控馬而馳中伏大敗於七里街卽  
嗒然若喪盡撒城外屯兵入壁聲桓部將郭天才爭  
之不得自劄黃泥洲爲犄角天才所統皆川卒精銳  
無敵三戰三捷軍中頗憚之已而奎炎單騎渡江按  
行地利還請移兵二隊一駐生米渡一駐市汊以達  
餉路繼則大舉逐之必獲算金王並不聽專主堅壁  
大兵雖屢勝而夜常慮爲襲每驚呼王禰毛來也久  
之見城中終無鬥志迺掘長壕以困東自王家渡屬  
灌城西自雞籠山屬生米渡起土城駕飛橋自是內

外耗絕秋九月李成棟率萬人度嶺攻贛以救南昌而贛州守將高進庫僞降以綴其師使南昌坐困成棟信之卽還軍嶺上冬十月南昌糧盡郭天才撤兵入城城中斗米需八十金人相食矣迺大出居民虛實得盡露大兵遂以餘暇旁收郡縣凡傅鼎銓余應桂諸軍以次靖之金玉聞報唯有嘆惜悼恨而已明年己丑春正月聲桓部將湯執中守進賢門其部下與大兵通約爲應大兵乃佯攻得勝門砲聲震天聞三百里聲桓得仁齊師赴救而奇兵已從進賢門梯壘以登城遂陷聲桓自投于城之東湖歿宋奎先劉一鵬郭天才等巷戰被執不順命歿太保姜曰廣赴僕家池歿得仁猶以短兵相接突得勝門三出三人與我將馬首再值各不知己而被獲磔殺之初聲桓得仁之主堅壁也恃粵師之爲援耳而書記所草乞師表但陳勝狀不告急比聞江事危王命李赤心由吉安李成棟再出嶺攻贛期于南昌會赤心則逗遛不進成棟則屯於信豐二月南昌旣下我兵沂流援贛直趨信豐諸將欲拔營歸成棟不可會天

久雨召諸將集議去者已過半乃命酒痛飲至大醉  
左右輓之上馬渡湖水漲人馬俱沉三日後猶植立  
水中人始知成棟已歿也

據遺曰此江右所謂金王之難也稱兵違復糜爛  
斯民通省郡縣遭此難者至無可勝數是大一劫  
也聲桓早時師事維揚僧憲宗僧奇其貌拊其背  
曰勉旃二十年後江右福主世人盡變紅頭蟲此  
其候已 大兵下帽着紅纓及從夢庚降得建牙  
江省益信禮之僧每勸其改圖比南昌諸生胡以  
寧至幕下言如僧所指聲桓意遂決與得仁同發  
難當其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  
昌國公而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  
頗鞅鞅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許洎至堅  
壁抗師束手待盡而絕無一籌之展豈不悲哉我  
兵之用鎖圍法鑿壕周四十里設南昌令於白茶  
市設新建令於蛟溪徵役收賦安坐制之而待仁  
於危城中猶娶武都司女爲繼室金鼓沸闐繡旂  
親迎外兵疑望大賊初不知爲王禔毛娶嬭也酣



歌扁舟沉卧燕薪乃信有此邪

姜太保燕及之預事也世或譏之全民曰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扁戶而力拒之乎拒之且立炊矣是時之炊則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炊殉之耳吾儒據正誼以責備前賢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釋史據遺卷十七終

撫遺卷十七

齒



前賢然燕薪乃信有此邪  
姜太保燕及之預事也世或譏之全民曰設身處地則姜固有甚難者當金王突起託名故國奉迎舊輔而謂可以扁戶而力拒之乎拒之且立炊矣是時之炊則甚無名此姜之所以不得不出既出安得復歸祇有一炊殉之耳吾儒據正誼以責備前賢然終非局內不知事勢之難自由也

補注

左良玉內犯而南都亾鄭芝龍通款而福京亾孫可望迎降而滇中亾此三人實爲三朝之叛臣三朝之大關鍵也溫氏有云以芝龍寇鄭成功傳首以可望附李定國傳中而獨不爲良玉立傳今據遺於成功定國兩傳俱承其意迺別列良玉傳於逆臣以補之夫良玉之叛自非鄭與孫之比也矧當南渡之初猶肯心於國是卽如僞太子童妃兩案爲之翻覆申辯無如馬士英激之挺險耳凡論

賊遺卷十七補注

南都事者若吳農祥輩皆以王之明爲眞夫乙酉以後東宮二王之蹤迹雜出南僞太子則似乎東宮北僞太子則似乎永王又有浮屠一鑑者則似乎定王然當之明之前已有定王南來被沉於河故良玉檄中曾有旣沉其弟又殺其兄之說全氏曰江陰白孟新嘗目擊王之明事足資參攷孟新之言曰初傳太子南來予卽同友人遣迹之甫出城卽有百餘騎馳至云遣衛太子者至寺門鍵甚嚴有窺者騎輒以白梃擊之俄有勛戚數人至亦

不得入內傳語曰太子勞諸公勸甚請以明日見  
卽赦去雖寺僧亦不得識太子何狀酉時士英遣  
人至卽入之漏五下錦衣馮可宗以騎至言迎太  
子戒寺僧無動有起者卽殺之遂擁太子去明日  
使朝官雜認則皆言非矣南都失守士英奄有入  
其室者得可宗一緘自稱門生言當啓獄事恐動  
人耳目當早決其月日正案獄時也及都人出之  
明於獄入宮後卽遣使特勅封南都獄神爲王則  
居然自以爲天子矣其愚妄如此卽使非僞亦必

無成或謂聞賊中云太子實被害於通州之東門  
外歎虜良玉禰奉太子當詔舉兵南下顓聽黃澍  
一人調度名旣不正事安得集假令當日者四鎮  
協心而受成於閣部以大義聲明朝野使賊臣喪  
膽赧王革心則霍嫖姚之勛亦未始不可再見武  
夫謀國徒事債張卒致身敗名裂貽譏後來豈不  
哀哉豈不哀哉

芝龍始末詳於鄭成功傳據遺列鄭氏於武臣人  
或議之夫成功叛父之子拒命之寇耳然當其

身能援天復天祐之例號稱隆武三年則其所以報唐王也志亦可矜非若彩之徒夸門很經之負固跳梁者然故當時海上丁亥至辛卯自有二朔成功修頒詔之怨不奉魯王其在金門奉淮王監國頒東武四先厯錢忠介在長垣頒魯二年厯己丑粵中使至成功奉朔淮王去監國號舟山仍奉魯辛卯以後魯王盡失其地壬辰次中左所尋次金門癸巳亦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於是海上之厯始合已而舟山舊臣日益消落魯王竟依鄭氏爲

寄公丁酉次南澳辛丑成功入臺灣蓋成功雖不奉王而仍以宗藩之禮爲之致餼未嘗相陵也壬寅緬甸赴至成功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經不肯奉致餼亦少衰徒然而已甲辰王薨梨洲黃氏曰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下由此言之則是王薨而王子猶依鄭氏耳成功父子固爲周室頑民然其不負故國之誠有如是者則亦可原也矣

孫可望降心內坵實爲迂濶庸鄙之儒所誤楊氏

曰若斯人者不審經權不規時勢無因之強聒自  
詡敢言有意之請張輒矜盡瘁則其既中於人國  
有不可收拾者今於摭遺楊畏知傳詳論之矣昔  
唐德宗幸梁州陸忠宣疏請撫循李楚琳畧云楚  
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  
故通歸塗將濟大業又云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  
韓信自王而遂封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  
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  
以宏伯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舉惡不得不容適  
時之宜雖仇讐不得不用慎勿納豎儒小忠以虧  
興復大計德宗悟讜待其使優詔存慰卒底中興  
此可望之事約畧相類故德宗之臣有一忠宣其  
人者則足以匡復社稷永明之臣無一忠宣其人  
者則不足以偏據滇黔也起恒安之諸人不足責  
而不能不問於瞿文忠留守也

日暮無人善不魯歎不燕飛無復公誠却自  
隨地育春意之鶴歸神飲盡卒爾其淵中有人

釋史摭遺卷十八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奸臣列傳

馬士英

阮大鍼

南都之遯於覆亾者微馬阮兩奸之力不及此自古未有奸臣在朝而將帥能立功於外者說者謂增逆之徒與薦逆之人是皆包藏旣心必致賊及君國而後已此士英之所以必薦大鍼以爲之助也夫士英之黨內則田成張執中屈尙忠韓贊周諸奄加以忻城撫寧輩爲之應外則阮大鍼楊維垣張孫振數奸更有東平廣昌等爲之援濁亂朝權阻撓吏治遂至肆其毒螫而一無顧忌無所不爲矣前史於馬阮行事旁見佗傳而不爲列名然斥其名不翻隱其蒞迹邪補之殿之殿猶玷南都人物之玷也

繹史摭遺卷十八

列傳十八

馬士英貴陽人萬厯丙辰會試中式又三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郎中歷知嚴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禎初遷山西陽和道副使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上事甫一月檄取帑金數千兩餽遺朝貴爲鎮守太監王坤所劾削職遣戍時阮大鍼以逆案失官與士英爲同年生同寓南京相結甚歡周延儒內召大鍼要以援已謝不能則舉士英屬之十五年鳳陽

摭遺卷十八

一

總督高斗光被劾缺遂起士英爲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廬鳳等處軍務旋招降河南土寇劉超超故四川總兵官爲士英舊好旣降猶佩刀自衛士英笑曰若已歸朝安用此手解之乃縛以獻俘流寇充斥數有防堵功甲申國變南都議立君恐福王追怨妖書及梃擊移宮三案諸大臣多主立潞王士英獨不可時督師廬鳳密約助臣鎮將排衆定策擁福王踐位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定策助加太子太師廕子錦衣衛指揮僉

車史可法督師雜揚士英卽日入閣居首輔仍掌兵部事權震中外矣叙江北戰功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已進少師宮殿成進太保王以擁戴故深德之委任心膂而士英爲人實貪鄙無遠畧亟思樹黨首薦阮大鍼知兵用中旨授兵部右侍郎廷臣力爭之不獲左良玉初奉監國詔令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巡按御史黃澍入賀陰伺朝廷動靜澍當陛見面數士英奸貪不法且言嘗受僞官周文江重賄爲之題授參將臯當斬文江獻賊所實僞兵部尙

書也志孔亦論其罔上行私諸款太監韓贊周叱之止士英乃跪乞處分澍舉劾直擊其背曰願與奸臣同歎士英大號嘯王擢首無詞久之諭姑退贊周卽執志孔待命王意頗動夜輒諭使士英暫避位士英佯引疾而賂福邸舊奄田成張報中向王泣曰上非馬公不得立逐馬公天下將議上背恩馬公在閣諸事得不煩聖慮馬公去誰肯念上更用力王憮然仍慰留之並釋志孔命澍遯還楚初故錦衣衛劉儁以臯并家屬遣戍私以玉杯古玩由周文江進於獻賊



賊卽署爲指揮使比良玉兵復斬黃僑削髮逃去澍  
持之急而士英納僑賄召至京復其職卽令訐澍賊  
又喚楚宗朱盛濃言澍凌逼宗室已隨出疏糾之擬  
旨奪官立逮治澍乃匿良玉軍中陰令衆譁索餉爲  
保救地袁繼咸代奏申理始免由此與良玉成隙當  
是士英獨理機樞手綜大柄重修三朝要典進之日  
惟鋤正人進兇黨爲務內則中官韓贊周田成輩外  
則勛臣劉孔昭朱國弼柳祚昌及鎮將劉澤清劉良  
佐等相倚作奸漫無顧忌而一以大鉞之言是聽賊

賂公行朝綱紊亂絕不銳厲恢復之計四方警報狎  
至而寘若罔聞逆案中楊維垣虞廷陛一流得盡起  
其灰者悉予贈卹餘如張捷唐世濟等皆用之以爲  
爪牙大鉞初入諸正猶存舉朝以逆案相攻憾甚已  
見北都從賊者頗多坳會清流因倡言彼攻逆案吾  
作順案以對順爲闖賊僞國號也於是炎時亨周鍾  
之獄起其他大僚降賊者賄入輒復官河南張縉彥  
者以本兵首從賊受僞職闖賊遜迺許言集義勇還  
鄉收復列城士英鑿其賂卽授原官總督河北河南

諸路軍務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樾劾縉彥聞咎失  
機寸斬莫贖逆賊入宮青衣候點及賊西走卽鼠竄  
狼奔草間求活逃械餘魂安事收復總督何官顧昇  
賊臣刑賞倒亂如此其女弟夫越其杰以貪謫戍起  
爲河南巡撫又令各府州縣童生捐免小試分上中  
下戶以納銀多寡定各次先後卽赴院考行納貢佐  
工等例布衣何允顯上疏請誅奸相詔僂於市籍其  
家時我

大清兵日南下中原盡失嗣抵宿遷邳州督輔史可

法以聞俄引還士英笑曰史公妙用此特爲敘功稽  
算地耳比有北來太子事朝士指爲僞都民譁然以  
爲是可法與諸鎮及御史等交章論救研審久之供  
爲王之明後呼其名不應曰何不呼爲明之王邪獄  
旣具王以之示士英士英反覆詳辨且言臣愚宜更  
窮究王使與臣民共見而棄之頃又有故妃童氏自  
其杰所送至京王目爲妖嬈付錦衣衛監候氏從獄  
中細書入官年月離情甚悉士英頗進勸言苟非至  
情所關誰敢冒死與陛下認敵體初命馮可京鞫問

可京辭乃命屈尚忠嚴刑拷掠氏宛轉詛號以歿因  
出兩案獄詞宣示中外而衆論益藉藉謂士英等朋  
紆導王滅絕倫理黃澍在左營因日夜言太子寃狀  
請引兵除君側惡良玉亦上疏請全太子斥士英紆  
不報士英旋裁其餉乃大恨卽援此爲兵端移檄遠  
近聲其舉復疏請寸磔紆臣以謝先帝遂舉兵而東  
袁繼咸乞赦太子遏止之不可遣阮大鍼劉孔昭會  
朱大典黃得功軍截江分禦撤江北劉良佐從之西  
下其時 大兵日逼徇徐州抵亳泗可法飛章告急

大理卿姚思孝御史喬可聘等言良玉非叛請毋撤  
江北兵亟守淮揚可法復奏上游志在除紆原不敢  
與君父爲難北兵一至宗社堪虞不審輔臣何蒙蔽  
若此文武諸臣亦多諍者士英內怯於左堅不應越  
日王言左兵雖不該聲逼南都然看佗本上原不曾  
反江北防兵且不可撤士英急指思孝等厲聲曰若  
輩東林皆良玉歿黨爲之游說乃欲縱其入犯邪北  
兵至猶可議款若左逆至吾君臣獨歿耳吾君臣甯  
歿於清不可歿於良玉手有異議者斬王默然已可

法疊疏請面朝士英惡之倡言史公將爲內應趣王  
馳諭止之王乃諭以卿當顧心料理待奏凱後見可  
法歎曰奏凱二字譚何容易誠如上言面君不知在  
何日矣會良玉抵九江叻報至士英忻然謂天奪其  
魄先是陳洪範北使還盛陳我

大清兵旦夕南下諸臣惟蹙士英曰有四鎮在何慮  
未幾揚州破可法殉之總兵鄭鴻逵張帆東遯龍潭  
驛卒報云北軍編木爲筏乘風而下次云江中一礮  
京口城去其四垛最後監軍巡撫楊文驄令箭至言

江有數筏架礮來攻火從後發震倒頽垣半垛城上  
早發一礮江筏已齧粉士英因答驛卒而重賞楊使  
緣是警報無復載至者五月五日百官進賀王不視  
朝方以選淑女爲急十日 大兵由老鶴河渡京城  
戒嚴集文武於朝門會議大臣多竊竊偶語約俱納  
款午後猶演劇王與內官田成屈尙忠等雜坐酣飲  
至夜半出賁太平投得功軍詰朝都民破獄出王之  
明擁以監國後三日勳臣趙之龍柳祚昌等文臣王  
鐸錢謙益張孫振等文武數百員馬步兵二十餘萬

俱奉表迎降之明亦降後北去士英於王忞之翌日以黔兵四百人爲衛聲稱護太后駕渡江由蕪湖迤廣德入浙江廣德知州趙景和曰彼不奉君而奉母后詐也閉門堅拒士英攻破之執殺景和抵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爲太妃行宮潞王及羣臣違朝太妃出服赭一紫衣女官侍官吏士民皆入見傳命召用在籍諸臣江北巡按彭遇颺適奔至命以僉都御史募兵兩浙尋劉宗周熊汝霖入朝汝霖痛責士英當從王士英無以應惟日盼江上之捷不數日大鉞大典及總兵方國安俱踉蹌至則得功兵敗已歿福王已就禽遂請潞王監國不受太妃召王泣拜之終不受迺迎太妃入府已從巡撫張秉貞及陳洪範等謀決計迎款旋大兵至潞王率衆開門降偕太妃以北此卽呂大器等所欲議立者也士英與國安等尅錢塘距杭城十里立五營我兵追躡之斬其衆五百級魯王監國紹興士英將赴謁張國維首劾其誤國十大臯紹興王思任前九江僉事也於士英初至澗時曾出疏歷數其臯且致書勸令自刎以謝天下至是

魯諸臣又堅拒之遂巡東走依國安于嚴州我兵擊諸姚江潰國安亦潰于富春山間無何合軍重渡錢塘窺杭城沿江列陣大敗溺死者無祿旣迺收聚餘衆於江東赭山朱橋范村等處縱肆勦斃深銜魯臣弗納之怨必與國安計將刼監國來獻監國脫去及六月大兵渡江國安一軍盡殲遂與其父逢年薙髮以降士英逸去之台州聞唐王立復擁殘卒求入關王以其舉大不許又遁入太湖投長興伯吳易軍中及明年爲官軍所禽戮於市市人齷切之以飼犬

撫遺曰南都閩位非士英力於擁戴則未必竟及福王也王故德之深任之至以迄於亾而無敢或怨也然以逢君好貨之才當國步多難之任雖下愚亦知其不堪旦夕矣劉僑謀復原官獻赤金至三千兩加女樂十二人士英曰就此一物已足釋西伯立起用之吁朞月之暫事凡類此者指弗勝僂輔相之道迺如是邪及其所終說更有三一云與方氏父子同時投順一云於國安敗降後遞至天台山寺爲僧搜獲之一云我兵至台始出降及

唐王被執搜龍損得方氏父子與馬阮連名疏請  
駕山關爲內應事在已降後遂駢斬四人于延平  
城下妻子給被甲爲奴

阮大鍼懷寧人萬厯戊辰進士有才藻機敏而猾行  
譎且險初授行人天啓元年擢戶科給事中遷吏科  
以憂歸其曾祖鶚嘗爲福建巡撫居桐城御史左光  
斗讜直有聲以同里稍與之交大鍼遂倚以自重會  
吏科都給事中猷以次當遷光斗招之而趙南星高  
攀龍楊漣等謂察典近大鍼輕躁不可任欲用魏大

中及大鍼至中變改補工科心憾之乃陰結奄黨寢  
推大中疏吏部不得已更上大鍼名卽得請自是依  
附逆奄魏忠賢與楊維垣倪文煥霍維華爲死友造  
百官圖因文煥以達忠賢然畏東林攻軋不一月遽  
告歸大中遂掌吏科大鍼憤甚私語所親曰我讒歸  
也未知左氏將何如光斗旋削籍逾年汪文言獄起  
逮殺漣與光斗六人尋又逮攀龍等七人大鍼里居  
詔詔自矜其能已以太常少卿召至都奉忠賢惟謹  
而默慮其旤每入謁輒厚賂閹者還其刺居數月復

乞歸崇禎改元逆奄誅大鉞私擬二疏其一專劾崔  
魏者其二以七年合祿者謂天啓四年後亂政則忠  
賢而翼以呈秀四年前亂政則王安而濟之東林也  
函其稟馳示維垣且言時局若大變卽上專劾疏脫  
未定可上合祿疏時維垣指東林崔魏並爲邪黨方  
與倪元璐相刺諍得此大喜亟投合祿疏自助聞者  
咸切齒元年起光祿卿御史毛羽健劾其黨邪罷去  
明年欽定逆案論徒贖爲民終莊烈之世廢棄十七  
年鬱鬱不得志皖中被寇大鉞乃辟居秦淮傾資延

納游俠選事之流多坳之談兵說劍坐客常滿比邊  
警日急希將以邊才召也時金壇周鑣無錫顧杲長  
洲楊廷樞貴池吳應箕蕪湖沈士柱餘姚黃宗羲鄞  
縣萬泰等皆復社中名宿方聚講南京惡之甚草留  
都防亂公揭逐之列名者百四十大鉞愬始閉門  
謝客獨與成籍馬士英爲莫逆交周延儒再召次維  
揚大鉞輦金爲壽求湔濯延儒以己爲東林所推難  
之無已乃以士英屬士英因得起用旣而與守備太  
監韓贊周暱北京陷中貴人悉南奔更得徧結驩福



王之立也初非諸大臣意大鉞與羣奄私言東林當日之所以危貴妃福王者使備陳王前以潛傾可法等羣奄復極口譽其才王固心識之迨士英迎立專柄不踰月卽以邊才薦奏稱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鉞從山中致書於臣及操江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竝白其彘日增璫贊導無實跡璫敗籍家按門籍治坵者臯而大鉞獨無名可證也遂命假予冠帶陛見見卽上守江策及三要兩合十四隙疏其言媿媿可聽并自白孤忠被陷狀至痛哭極詆孫慎行魏大中左光斗指大中爲大逆于是大學士姜曰廣侍郎呂大器太僕少卿萬元吉府丞郭維經大理丞詹兆恒給事中羅萬象陳子龍懷遠侯常延齡及諸御史部郎等交章並劾大鉞逆案巨魁不可用士英爲之力辨翻攻曰廣等護持局面遲廻月餘竟取中旨起爲兵部添註右侍郎都御史劉宗周言當年爭吏垣致魏大中歿於詔獄實大鉞主使祖宗故事九列大僚必用廷推迺者中旨類降司農之後繼以少宰而大鉞又爲司馬其墨敕斜

封之漸有不待問者大鉞進退實係江左興亡乞復  
命司農迺謂張有譽少宰爲張捷也蓋士英以中旨  
起大鉞恐滋朝議先以清望用有譽而捷則因薦逆  
案呂純如得舉於時士英并用之給事中熊汝霖言  
大鉞既知兵當拔置有用地若止優游司馬則樞輔  
已優爲何必增置有旨切責俱不聽旋命兼右僉都  
御史巡閱江防未幾轉左侍郎明年二月進本部尙  
書賜蟒玉仍兼御史防江時旣得志專務報復悉召  
逆案楊維垣及所讒張孫振等數十人臚寘選曹言

路排擠讒類孫振亦得舉先朝者尋作正續蝗蝻錄  
蠅蝻錄蓋以東林爲蝗復社爲蝻諸和從者爲蠅爲  
蝻比有狂僧大悲之獄迺必與孫振謀更造十八羅  
漢五十三參七十二菩薩之目統千餘人冀以前主  
潞議及東林復社諸賢一網畢之引史可法高弘圖  
姜曰廣爲首海內人望搜羅幾盡潛納僧袖中將窮  
治其事以興大獄獄詞詭秘朝士皆自危會士英不  
敢驟發此難僅坐僧妖言律斬而止先是金陵刊布  
防亂公揭謂禮部員外郎周鏞主之大鉞銜恨次骨

及得志則首立順案勸士英窮治鑣之從弟鍾從賊受職法當連坐又以按察副使雷續祚力阻定策與鑣倡立疏藩之說遂併逮下獄時大鉞雖居兵部職在巡江顧一切軍事不問而日惟阻撓六部權專以結黨歛賂濁亂黜陟爲務倉場侍郎賀世壽引疾去大鉞密遣人刼之江中嘗欲罷按撫糾薦令納金于官則糾者免薦者予否則反是江西總督袁繼咸奏其部將功請擢總兵官大鉞輒索重賂始給勅印白丁隸役輸厚金立躋大帥都人語云職方賤如狗都

督滿街悉其謬誕贖貨如此莊烈帝小祥設壇望祭獨大鉞後至哭嘯先帝而來曰致先帝殉社稷者東林也不盡殺東林無以對先帝於地下今陳名夏徐汧俱北去矣士英急掩其口曰毋徐九一見有人在九一汧小字也士英初以前好言無不從及吏部尙書缺廷議將用張國維大鉞乃密邀內奄取中旨特授張捷士英聘貽翁日始怨之大鉞與繼咸有夙嫌力請減裁江楚兵餉左良玉兵由此以起上游告急大鉞讀其檄有誣陷周雷語復揚言左兵實自周雷

召之亟請勒二臣死不獲已迺與劉孔昭謀集師拒敵出劄蕪湖江口而我

大清兵已逼南京福王賁及被執北去大鉞急棄衣冠逃從太平趨淞東抵金華投督師朱大典大典正與義旅嬰城固守因留與共事士民不可傳檄逐之迺送諸方國安軍而士英與國安故同鄉以杭州既降跳身先入其軍大鉞至則掀髯抵掌日以談兵自負國安信且喜已復扇兩軍交惡大典幾爲國安所窘士英以南中之壞半出其手而已受惡名至是有

所論辨頗與矛盾明年

王師渡錢塘國安兵敗降士英奄之大鉞先已納款遂偕謝三賓宋之晉蘇壯等赴江干迎降言願破金華以自効其先大典嘗與之閱城至西門曰此處新築土未堅飭其下備嚴大鉞識之因用巨砲專攻之城卽陷士民殺僇無子遺藉洩檄討之恨也旋從我兵入閩至仙霞嶺有微疾同行者曰子老矣毋苦跋涉其留此調攝衆先踰嶺子姑徐徐以來大鉞艱然曰吾雖老尙能彎強弓騎壯馬且今欲收七閩舍吾

其誰奈何言若是旣而曰咨此必東林復社來聞我也軍中初弗解東林復社爲何語曰子行矣非敢有撓也翌早全軍度嶺大鉞下馬步行趨捷若猱以鞭稍指騎者曰若等少壯男子顧不及一老秃翁矜矜矍矍軍中頗壯之旣過五通嶺則喘急氣息不相屬蹲一石上歎其僕自後至見之復下嶺購棹時干戈徧野人民一空顧無所得水越數日始昇板扉以上會天暑尸蟲四出溢於路勵存腐骨而已或云方其自矜得意時爲士卒擠之墜巖歿而仍戮其屍

掖遺曰馬阮朋奸鬼秘平居聚訟率至夜分始撤都人有天昏地慘鬼語咄之詠士英二子竝擁重兵怙惡無狀募歿士竄伏皇城以伺察動靜擾及良民至無可告左寧南言司馬昭復見今日良有以也王選淑女采至者士英得先閱拔其尤寘大鉞宅中名曰教習宮儀其間則不可問矣又密購舊院歌妓以時進御凡九重秘事無弗周知童氏之獄士英雖有面勸數言並未疏爭旣乃僞具一疏使刊入邸鈔中題曰內閣咄奏左兵起大鉞等

會兵防江時上游停留未下輒日報捷音及靖南  
敗夢庚於采石報至謂大鉞防堵有功特晉太保  
百官進賀朝堂賜燕以掩飾都人耳目其欺世盜  
名類此一說大鉞登嶺時忽爾頰首大噀曰介公  
饒我卽自撻其面墜馬跌嶺下身首異處其奴尋  
得之繫其頭於馬上求棺三日方得殮云

蕪湖沈自柱祭阮大鉞文典會淋漓坳錄此畧曰  
丙戌長至之後二日近故降大司馬阮公之喪至  
自浙東蕪湖沈某辱公知最深爲文以告其靈曰

古稱知己重于感恩以予觀之豈獨恩爲知己哉  
漢之有孔融也博聞強記一代師表操非不知之  
唐之有顏真卿也純忠大節爛然與日月爭光盧  
杞非不知之然惟知之深故忌之愈切殺之愈遽  
天下後世止知操杞之妬賢榮身而不知於兩公  
未始不稱相知也以余少賤未嘗與司馬公謀面  
竊聞公以早歲掇科歷登華臚中常侍之際勢中  
要路與賢士君子爲仇說者遂詆公爲假子獻百  
官圖導之殺正人予謂不然逆焰薰灼嗣胤滿天

下得公不加益失公不加損效吮癰舐痔之行媚  
啣憲握爵之人具翻江攪海之才行墜石下井之  
事何求不遂何欲不盈而位不過光祿雄狐九尾  
不得與彪虎稱雁行予以知公之迹巧而事拙也  
烈皇帝手定逆案闔公封事入贊道之列終身不  
齒鼎湖之後說者以公深仇先帝不復爲先帝報  
讐予謂不然先帝御宇使悉公權智復爲採錄抑  
或洗滌瘡痍涵茹包容則恩怨親讐與衆相忘久  
矣惟毅然不撓於羣論使公十七年林壑養其鱗

甲豐其羽毛得甘心快意爲殺人之具者伊誰之  
賜也予以知公之陽仇而陰德也公初涉藝苑其  
詩文不異常人後所製詞曲奔走一時說者謂其  
憤時嫉俗科諱皆指目正人予謂不然弘光半載  
公所以登場塗面自爲玩弄嘗語人曰寧使終身  
無子不可一日無官與流芳遺臭語何異及逃竄  
鳩茲復謂敵鄉親友我必不學伯嚭忝錢塘無論  
公自比宰嚭作讖錢塘此語不出前史作劇者神  
子胥之靈以禡後世公等讒邪之魄公目不識史

胸中獨有梨園稿本以國爲戲予以知公之膽大而才小也公以里閭小怨壇坫微詞殺雷介公周仲馭復興鉤黨之獄使宇內重見范滂張儉之事騷然不甯說者臯公流毒宗社職此之由予謂不然跡公所以見叱者不止殺周雷一端且周雷以亢直聞天下見忌羣小不獨一阮也阮不殺羣小必殺之卽不歿於阮不歿於羣小設不幸賢佞並列邪正不分終令大廈莫支狂瀾失砥迨五月十一日無補於存亾之數而復殞命報國執春秋之

義者不責其見幾之不早則議其反正之無術故歿於阮猶愈自歿也卽同難諸君子青衫牢落雕蟲小技當與草木同腐天假公手登彈墨以永其名俾異代得與左史同稱雖公爲國謀不忠爲身謀不祥而爲諸君子謀則諱也予以知公之事險而意厚也公聞變倡逃棄君如敝屣一代共主陷於懷愍徽欽之辱說者以賣君而緩追期與誤國而趨間道者律於馬同臯予謂不然公與馬當謀策如置奕棋有無君之心然馬一貪夫敗類自公



出山無日不以戕賊毒螫爲事馬墮其術中不覺  
及愧悔爲所用而事已去矣浙東一載馬尙歡然  
同方合志而不知輸誠納款公又先馬效之矣使  
公同受戮西市一生惡迹補過蓋愆天奪其魄何  
委質後乃糜爛以歿生與馬同醜行歿竝不得與  
馬同榮名天實爲之也又傳公騎行萬山中臨巖  
一跌身首異處從者挾其頭馬上三日而後得棺  
以歛公之智能保首領於生前不能全軀於沒後  
誰分其屍誰傳其首天實爲之矣予以知公之意  
狡而神愚也是前五者其行事皆灼然耳目議公  
險者予爲公平之議公深者予爲公淺之議公毒  
者予爲公厚之議公巧者予爲公拙之獨詞曲一  
端人或高公之才而予獨畜以俳優謂公以人國  
僥倖皆坐此病雖較衆爲深文然泉下有知未嘗  
不以予爲知言也又曰憶黨旣初發公會庭語坐  
客某某者我之門人故舊子也而中叛之是悔辜  
無暇修好者也某某者是色厲內荏我能令望塵  
而拜鄰行而前者也某某者有小才而無用但喪

其膽摧其肺肝使之閉門思過縮朒不得出者也  
惟二沈崛彊者必生致之二沈者一謂眉生一謂  
予也夫崛彊之名世所諱古所尊公不吝以加諸  
予公不可不謂知我今秋公降後聞將有綸扉之  
命同人皆動色相戒復爲予危之予笑謂人曰阮  
公狡獪人也且於予一發不效有懈志矣使復再  
爲之公自度向以搏象全力兔尙得脫今游魂餘  
燼自救不暇焉能鉤致周內復陷人於鼻吾哉予  
知公之必不爲也予不可謂不知公今有人接遇

掖遺卷十八

三

之殷綢繆之素而實汎常公操利刃設深阱致我  
流離瓊尾家業蕩然猶竊拊於知己之誼魂而有  
靈當臨風一笑也

掖遺補曰陰凝於陽必戰蓋邪正之勢固不能  
兩立也世之秉忠良者無弗孤入奸回者無弗  
比使馬瑤艸不得阮圓海則其爲很爲毒亦未  
必至是其實馬則墮彼術中而徒爲阮作傀儡  
翫耳洎至遯依國安軍意始有悔而時事已去  
阮復扇使方朱構疊密自背馬投誠因而力破

金華爲進身效阮臯之浮於馬者多矣歎虐彼  
小人者笑罵雖復由人好官究亦安在天之報  
施於嶺上一跌時見之讀沈氏之詞則尤信生  
而無所不至歎則何益來者可弗鑒諸

